

復活非遺 【南音】

南音「聲聲相識」

樂器

南音一般用古箏、椰胡、洞簫等伴奏，並用拍板敲擊節拍。



南

音

表演者

在1920年代以前，南音主要由失明人士演唱，男稱瞽師，女名師娘。當時的南音表演場所是茶樓、酒館、私人寓所、風月場所等。南音藝人或沿街賣唱，或獲邀於喜慶宴會、聖誕活動中表演。

興衰

二十世紀初，南音從廣州流傳至香港，唱曲、說故事成為當時的流行娛樂。後來粵曲的流行、1932年的禁娼政策、六十年代的電台廣播流行，改變了受眾到茶樓聽戲的模式。至七十年代演出場地大幅減少、大眾文化改變，南音普及程度大不如前。



「不要誤會！南音不是粵劇，兩樣嘢嘍！」不懂戲曲的，對南音確實陌生，甚至把它與粵劇混為一談。資深南音表演者阮兆輝表示，南音是獨立的戲曲類說唱體系，相對粵劇的花哨動作及奪目角色，南音簡樸，一個人、一塊拍板、一張箏唱故事，間中加插說的部分，讓老百姓都聽得懂。

「等我們這一輩人都走了，這文化真的會消失。」南音這種廣東話說唱表演，在二十世紀初，曾是香港的標誌。但發展至今，香港的資深南音表演者不出五人。當年輕一輩連南音二字都不曾聽說，又如何「聲聲」不息傳承下去？南音，何處覓知音？

大公報記者
伍軒沛（文）
凱楊 梁堅（圖）



◀南音表演者就是靠唱故事，間中插一些說的部分，讓老百姓都聽得懂。
受訪者供圖

裊裊，何處覓知音…… 「這一輩走了，技藝就會消失」

南音在二十世紀初曾是香港最流行的娛樂，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「涼風有信，秋月無邊」，就是來自南音的名曲《客途秋恨》的首句。南音分成「老舉南音」、「地水南音」、「戲曲南音」三類。昔日社會大眾沒有太多娛樂，粵劇還未盛行，茶樓、妓院、煙館等會邀請南音表演者表演作招徠，可謂「處處有南音」。而說唱內容多會結合時事、奇聞，「由於南音唱的大都是一些淒涼的內容，更容易引起共鳴。」資深南音表演者阮兆輝指出，香港三十年代起全面禁娼、禁煙館，老舉南音及地水南音便相繼消失，現時香港僅剩下戲曲南音。

香港的南音資深表演者不出五人，而且都年過六旬，是瀕臨消失的非遺項目。「等我們這一輩人都走了，這個文化就真的會消失了。」阮兆輝表示，自從有了電台，西方流行音樂漸漸取代了南音，加上政府沒有落力支持南音發展，以致很多人別說看，連南音二字都不曾聽說。

「大眾對非遺幾乎沒有參與，覺得與自己無關。」

研究南音超過40年的阮兆輝表示，有看過年輕人打着南音的旗號表演，感覺他們急於求成，最後要麼就是半途而廢，要麼就是學得皮毛就急着賺錢，表演起來不堪入目。南音這種表演技藝，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學到精髓，「首先要清楚南音的詞是什麼意思，不靠表演，光靠唱便要帶出那種淒涼，不是學一兩天就能掌握。」

阮兆輝認為，要傳承南音，最重要是設立傳承人的制度。阮兆輝認為南音技藝的社會地位不高，多數人認為表演者只是賣唱戲子，以致沒有人願意傳承這項技藝，「與日本人不一樣，香港人看非遺，看完就算，覺得非遺是屬於表演者『他們』的東西，不屬於香港人或『我們』的，這是本地文化教育的不足之處。」

阮兆輝曾在日本拍節目，剛好趕上了鹿兒島的小原祭，街上有近兩萬名舞者，場面非常熱鬧。當中有一群人抬着一個台，上面敲打着太鼓的赤膊男子竟然就是他們的市長，阮兆輝非常驚訝。

小原祭結束後，阮兆輝邀請表演者聊天，原來這些赤膊打鼓的男子，許多都是醫生、律師，為什麼他們願意赤膊在街上打鼓？「他們說『因為這些文化是我們的東西，一起去不是理所當然的嗎？』香港就是差在這裏，政府、社會大眾對非遺幾乎沒有任何參與，覺得非遺是傳統、與大家無關係的。誰見過醫生律師舞龍舞獅？誰見過官員唱一曲南音？」阮兆輝認為，要令南音活下去，最直接的方法，是讓社會大眾認同它的價值。

首先從設立傳承人開始，藝以人傳，由傳承人專注將相關技藝傳開去，不單是推廣，還要教授。阮兆輝說，傳承人制度的設立非常緊急，會唱南音的人已經不多了，萬一再過幾年，這些老師傅不在了，這個遺產將成為歷史。

「南音唱的內容是悲涼的，但台下觀眾竟有講有笑。」

政府支援南音的措施，都是撥款辦活動為主，阮兆輝認為，這種模式出來的南音表演，難以傳承文化及提高社會認知，是資源錯配，而最近一次大型南音活動，已是十多年前的事。亦有團體申請資助後，舉辦的活動需要向公眾免費派票，結果到場的市民，超過一半都是不懂欣賞南音的，「南音唱的內容是非常悲涼的，但台下觀眾竟有講有笑，甚至有人是為了免費涼冷氣。」說是傳承南音，阮兆輝認為政府像在訓練人寫計劃書申請撥款。

阮兆輝指出，一個健康的行業，不一定靠政府給錢才能生存，只靠資助生存治標不治本，如喝毒藥解渴。長遠而言，還是需要從教育着手，最起码要培養一群懂得欣賞南音的人。因此他舉辦多個兒童南音班及大學南音班，希望可以從小培訓人才。

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在此契機下，政府考慮成立文化局，對此阮兆輝非常贊同，「我相信有一個專門為文化存在的部門很重要，有助提升非遺文化的地位。」



▲香港的南音資深表演者不出五人，後繼無人，是瀕臨消失的非遺項目。
受訪者供圖



◀阮兆輝認為，要傳承南音，最重要是設立傳承人制度。

提升硬件軟件 兩招復活非遺

要抓住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機遇發展非遺，前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、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鄭培凱認為，香港的硬件和軟件都需要提升。「最基本兩方面，一是向非遺工作者提供協助，二是提升社會對非遺的認知。」

過去香港着重經濟發展，輕看非遺等傳統文化，學生從小學到中學，幾乎沒有任何科目有任何章節與非遺有關。即使在大學，非遺的研究價值非常低。「教授開一個醫學研究課程，屬於A Class（甲等）的課程，對教授的個人名譽也有好處，但一項非遺研究卻只值C Class（丙等），開課程沒有半點榮譽及價值，自然沒有人會開，香港是個講業績的地方。」非遺與學術基本上各走各路，曾經走訪多地做文化研究的鄭培凱表示，內地與台灣有很多學者，積極參與非遺傳統的研究，文獻豐富，研究深入，社會價值自然提高，但在香港，學者參與相關的文化研究極為缺乏。

香港不要只當文化搬運工

人手不足亦是保育非遺的另一難題。鄭培凱表示，直到2019年，非遺諮詢委員會僅得19人，連一個人處理一個非遺項目都不足夠。有足夠人手，才能幫助合資格申請的人，甚至主動幫他們申請資助，才能夠協助這些技藝人建立傳承本錢。

「十四五」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鄭培凱覺得是利文化發展的契機，可增加市民的歸屬感。不單是發展非遺，亦有望提升香港對文化的關注程度。「香港的文化根源就是嶺南文化，是中國的東西。要在香港發展它也是非常合適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中外文化的聚集地，已有優勢。」鄭培凱認為香港不能太死板，不能單純當一個文化輸出的搬運工，要讓外國人看到創新的傳統文化，香港非常適合這樣的角色。



▲要發展非遺，鄭培凱認為，香港的硬件和軟件都需要提升。



掃一掃
有片睇

倡設「傳承人」 有計劃地資助 鼓勵 支持

懂得非遺技藝的人愈來愈少，要保育非遺，有文化保育機構認為，設立傳承人制度及更大的非遺博物館非常重要，政府應該採取更積極態度，又應該鼓勵和推動民間力量投入非遺的保護行列中。

民間組織「文化力量」主席及《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》作者之一的高寶齡表示，對待非遺應該抱着「保護為主、搶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傳承發展」的基本原則。而首要的工作就是設立「傳承人」，以免技藝失傳。政府必須採取積極的態度，制訂傳承人的界定標準、制訂傳承人的約章及有關管理制度。然後有計劃地提供資助，鼓勵和支持其開展傳習活動。高寶齡認為，傳承人並非單指一個人，而是在相對概念下，可由多個人或團體、組織組成。

再者是設立更具規模的保育地點。高寶齡建議，設立一個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博物館。雖然目前有三棟屋博物館設立的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」，但由於面積不足而且地處偏遠，難以為推廣加大力度。應該另設一個博物館作為非遺項目的傳習所、培訓基地、推廣中心及工作室，進一步向公眾推廣非遺文化。

「掌握一門手藝， 也可以是傳承人。」

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上月重開時，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處長伍志和曾以「傳承人」身份介紹製作非遺展品的師傅，他解釋，這個傳承人並非內地或者大家正在討論新增的指定傳承人物。「在香港設立與內地一樣的傳承人角色並不一定合適。」他表示，香港的情況與內地有一定差別，設立指定的傳承人難以平衡所有技藝者的利益，所以這個傳承人是以擁有技藝的原則而設立的，「甚至是一個年輕人，他掌握一門手藝，例如編製燈帶，他也可以是傳承人。」